

缅怀
玛丽娜·茨维塔耶娃



女儿的回忆

(俄) 阿里阿德娜·艾伏隆 著 谷羽 译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缅怀

玛丽娜·茨维塔耶娃

女儿的回忆



(俄) 阿里阿德娜·艾伏隆 著 谷羽 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Ариадна Эфрон

О Марине Цветаевой: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очери

Москва: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, 1989

本书据莫斯科作家出版社 1989 年版译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缅怀玛丽娜·茨维塔耶娃: 女儿的回忆 / (俄) 艾伏隆 著; 谷羽 译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 6
ISBN 978 - 7 - 5495 - 6509 - 2

I. ①缅… II. ①艾… ②谷… III. ①茨维塔耶娃
(1892 ~ 1941) —回忆录 IV. ①K835.1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69236 号

出品人: 刘广汉

策划: 魏 东

责任编辑: 魏 东

装帧设计: 赵 瑾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31260822 - 882/883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(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: 256401)

开本: 690mm × 960mm 1/16

印张: 37.5 字数: 420 千字

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6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。

阿里阿德娜·谢尔盖耶夫娜·艾伏隆

(1912—1975)

玛丽娅·别尔金娜^①

母亲领着女儿行走，两个人，
艰苦平凡中透露出尊严。
也许，上帝正注视着我们，
也许，我们只能留下悲叹……

1918 年

“在严酷的未来，你要记住我们的往昔：我——是你的第一个诗人，你——是我最好的诗。”这是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·茨维塔耶娃当年为年幼的女儿阿莉娅写的诗句，阿莉娅长大以后牢牢记着母亲的嘱托，并把这些诗

^① 玛丽娅·别尔金娜(1916—2008)，俄罗斯作家，1940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，主要作品有《草原故事》、《没有尽头的道路》、《人与山》、《雨霁》、《命运的洗礼》等，长期研究茨维塔耶娃的生平与创作，与阿里阿德娜·艾伏隆交往多年，一直关注艾伏隆一家人的遭遇。——译者注

行引用在献给母亲的回忆录当中。在革命岁月和二十年代初,在莫斯科,凡是遇见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的人,都会记得她的女儿——两条腿很长,身材瘦瘦的小姑娘,天生一双蓝得出奇的大眼睛,目光锐利,严肃,那神情完全不像是个女孩子。

明眸——两汪宁静的湖水,
蕴藏着造物主神奇的发现……

无论走到什么地方,她们母女俩都形影相随:她们一起去艺术宫(如今作家协会设在那座楼房里)参加文学晚会,诗人巴尔蒙特、勃洛克、别雷、茨维塔耶娃常在晚会上朗诵他们的诗歌作品;她们一起去蒙苏罗夫斯基剧院创作室;一起去沙地尼古拉大街,到巴尔蒙特家里去做客。巴尔蒙特曾写道:“这母女俩,更像是两姐妹,生就的诗人心灵,力图完全摆脱平庸的现实,在幻想之中自由生活,目睹这种精神不能不让人感动,在类似的艰苦条件下,换了别人,准会垂头丧气,在贫病交加中等待死亡……这母女俩却是苦行修炼、具有奉献精神的人,看到她们,我心头不止一次重新鼓起勇气,而在此之前,内心的锐气和力量几乎丧失殆尽……在大饥荒的日子里,如果玛丽娜还有六个土豆,她会分给我三个。”母亲把食物送给别人,会得到年幼的女儿阿莉娅的默许,尽管这女孩儿才七岁,她自己也在挨饿,就已经懂得了有饭吃要跟别人分享;她常常把自己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身体瘦弱的妹妹伊丽娜,妹妹饿极了会哭闹喊叫,1920年伊丽娜饿死在保育院里,还不到三岁……

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和阿莉娅当年在鲍里斯格列勃巷的住所既舒适又宽敞,对开的双扇门颜色雪白,前庭楼梯上铺着地毯,住宅里房间很多,坐落在不同的楼层,小小的楼梯、台阶,上上下下,从一个地方通向另一个地方,恰好能适应演员们古怪的癖好。现在,这所住宅里来了一些新住户,厨房成了

公用的厨房。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整个冬天都住在一个房间里,她害怕去以前的育儿室取她需要的书籍,因为那里比大街上还要寒冷。一个白铁打造的小火炉,起了个名字叫“资本家”,它几乎吞噬了所有的家具,女主人不加分别地劈、砍、锯,把桌子、凳子、柜子全都弄成劈柴,以便生炉子做饭取暖。

“没有面粉,没有面包,跟邻居借来的一普特^①土豆,只剩下十二磅,放在书桌下边,这就是全部的储存了!……无政府主义分子沙尔利拿走了谢廖沙那块布瑞考特牌老式金表,妈妈去找过他上百次,既要不回表来,也见不到钱。(这种牌子的金表现在值一万两千卢布,能买一普特半的面粉。)”

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还曾坐火车到乡下去,指望用东西交换食品。不料每次出行的结果都跟期望相悖,也不像别人那样多少都有所收获……她过于相信别人,日常生活能力太差。她耐着性子排长队买定量供应的鲱鱼,买面包,用小雪橇往家里拉烂土豆,那些土豆是从公家贮存土豆的地下室里挖出来的,按着名单出售。然后她和阿莉娅再进行挑选,几乎要扔掉一半,剩下能吃的,就从小火炉里夹出几块燃烧的煤炭,点燃茶炊,在里面煮土豆。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试图用茶炊熬黄米土豆粥,弄得堵塞了水龙头,茶炊再也不能流水了,结果,茶炊变成了煮饭锅。

“阿莉娅,清洗东西,准备去幼儿园!”

阿莉娅收拾几个盆儿、一只小桶、一个军用铜水壶,把它们清洗干净。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就带着这些家什出门,去坐落在莫恰诺夫卡街的幼儿园,凭借就餐证领取午饭,然后去普列齐斯金卡街的食堂,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儿食物,那是几个好心人安排的。顺路她还要排队买面包,把背包、桶都装满,踩着街上的雪堆、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家,走路特别小心,生怕摔跟头,怕盛在桶里的汤撒出来。阿莉娅在家里等候,房间里不开灯,很黑,她害怕老鼠,就

^① 普特,又称俄担,俄国重量单位,等于16.38公斤,40俄磅。——译者注

用被子把头蒙起来,房子里的老鼠到处乱跑,胆子太大了。妈妈终于回来了,她点燃小火炉,把汤和粥一股脑儿都倒进一口锅里,在火炉上加热,然后母女俩坐下来吃饭。如果有人帮忙,或者能弄到吃的东西,这样的日子凑合着能“填饱肚子”,不过,常常遇到什么东西也弄不回来的时候,那样的日子只好忍饥挨饿了……

所有这些经历都属于日常生活!至于说到生存意识:“……精神生活有进展,我写诗,写剧本,阿莉娅写她的笔记。”

一张红木桌子,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既在上面切菜做饭,也在上面洗衣服,洗衣服的方法独出心裁:她把衣服平铺在桌子上,用刷子蘸上肥皂水使劲刷。日常生活容易对付,很快就会清洗完毕。母亲和女儿坐下来,打开自己的笔记本。阿莉娅面前的笔记本很薄,是带横格的练习本,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使用她自己的手稿本。小火炉的温度有限,房间里总是寒气逼人,只有把皮袄披在身上才暖和一点儿。阿莉娅写字很认真,不遗漏一个词,她知道,母亲写作的时候,自己不能打扰她,不能让她分神。阿莉娅所写的,全都跟她的玛丽娜有关。她知道,卡萨诺瓦是什么人。她知道剧本《奇遇》、《凤凰》。她知道长诗《少女王》、《跨上红骏马》、《叶果鲁什卡》。她知道,在那饥饿寒冷可怕的年代里,母亲写了多少首诗。她知道,她全都知道!她常常是第一个听母亲朗诵的人,有时候还会提出自己的看法,给母亲出主意,因为她随时都在母亲身边。

“阿列奇卡,你说,剧本《奶奶》*最后一个词,她说的最后一句话,该是什么呢?是不是叹息?或许她在叹息中咽了最后一口气,这样写是不是更准确?”

* 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·茨维塔耶娃创作的剧本,没有写完,后来草稿也丢失了。(此类注释为原书脚注,后同,不另标出)

“最后一个词，当然应该是——爱！”

“说得对，说得对，刚才我只顾考虑小爱神阿摩耳了。”

母亲给女儿解释什么是“化身”：

“爱——是概念，阿摩耳——是化身。概念，是一般化的，概括性的；化身，是有锋芒的，尖锐的，具体的！把所有的东西汇集到一点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噢，玛丽娜，我听明白了！”

“既然听明白了，你给我举个例子。”

“我怕说不准。两个词都挺难理解的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说吧。说得不准确，我告诉你。”

“音乐——是概念，声音——是化身。玛丽娜，多么奇妙啊！功勋——是概念，英雄——是化身。”

说这些话的时候，阿莉娅才七岁！出人意料的是，母亲跟女儿说话，从来不迁就她的年龄，不考虑她能不能接受，玛丽娜跟女儿说话，一直像跟同龄人交谈，女儿很小的时候，她说的话，阿莉娅还不能完全理解，玛丽娜竟然会因此而生气。

阿莉娅不到四岁，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就教她读书，五岁，学会写字，六岁开始写日记。七岁，小女孩儿极其聪慧，跟她天才的妈妈一样早熟，苦难的岁月，一连串的不幸降临，她成了母亲惟一的依靠和精神支柱。那时候，她们的谢廖沙，玛丽娜的丈夫——谢尔盖·雅可甫列维奇·艾伏隆，白军军官，杳无音信。伊丽娜已经夭折……

我不知道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

还是同样的歌曲，同样的忧虑。

你的身边依然是往日的朋友！

你家中的孩子都成了孤儿！

就这样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——
无家可归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……
像两只鸟儿：睁开眼睛就唱歌儿，
可怜母女俩四处流浪、乞讨……

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，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为女儿写了很多首诗。阿莉娅也写诗，当然是写她的妈妈，她的玛丽娜！

您睡吧，玛丽娜，
您睡吧，海洋女神。
您的面容隐藏在天空的大海。
年轻人在教堂里向您盟誓。
世界各地的野兽纷纷吼叫，
在爱情的茨冈星座下聚集。

不在墓地，而在洞穴里面，
您睡着了，海洋女神。
大海在海底为您修筑宫殿……

您的房间

散发着祖国和玫瑰香味儿，
散发诗意，总是缭绕烟雾。
烟雾中有灰眼睛的天才，
注视着房间，目光痛苦。

他那纤细的手指
变成了粗糙的树皮。

而在威严的山顶
银光闪闪——黑夜之王
雅斯特列布已经降临。

“灰眼睛的天才”——指的是谢廖沙，阿莉娅的父亲谢尔盖·雅可甫列维奇·艾伏隆。下面一首诗就是献给“谢廖沙”的。

这颗心掩饰一切烦恼。
浓浓的眉毛透露悲哀。
细细的手指握成拳头，
猜测——她可会到来，
嘴唇为英雄衔来玫瑰。
这玫瑰生在热情之海，
这朵玫瑰花深藏着爱。

还有一首诗写给自己——七岁的小姑娘！

给自己

我厌倦了当女王。
做个奴仆倒更好。
为的是眼含泪水，

手能够使用镰刀。
我厌倦了当女王。
做个奴仆倒喜欢。
为的是会纺麻线，
临死前手不停闲。

既然这小姑娘四岁就能背诵席勒的诗、茹科夫斯基的诗，听过瓦丽娅·帕尼娜演唱激动人心的茨冈歌曲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……

诗人巴尔蒙特曾经描述过阿莉娅，说她写的诗“非常迷人。我立刻想起了一首，这首诗放在日本俳句杰作当中，也毫无愧色：

爱情的森林——
树根缠在一起，
树枝缠在一起。”

下面这首短诗出自小诗人手笔，写得同样出色，既涉及她所处的时代，又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。

谁的马在远方嘶鸣？
战争。
远方传来什么人可怜的声音？
那是母亲、是寡妇的声音，——
是未婚妻，是女儿，是我们。

1923年，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在柏林出版了她的诗集《普叙赫》，其中收

入了阿莉娅写的二十首诗,标题是“我女儿的诗”,并且注明了女儿才七岁。

不过,小女孩阿莉娅写的散文,写的日记,更让人惊奇。写这些作品的时候,她在鲍里斯格列勃巷那间房子里,忍饥挨饿,披着件旧皮袄,还冻得瑟瑟发抖……母亲双手扶着前额,低头盯着稿本,她在写作思考。阿莉娅也在写作……她的作品多么珍贵呀!我们真应该感谢这个创造奇迹的小姑娘,是她为我们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气息,描绘了那些早已沉入忘川者的生动形象,描写了值得我们缅怀、让我们倍感亲切的人!茨维塔耶娃、勃洛克、“年轻诗人、大男孩儿一样的叶赛宁”、巴尔蒙特、维亚切斯拉夫·伊万诺夫,还有她本人——阿莉娅!在那些岁月里,原本属于索洛古勃家族的宅邸,被艺术宫占据,那里的墙壁裱糊着花缎子,四处挂着明亮的大镜子,出入豪华大厅的全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,尽管这名人星座光辉闪耀,小小的阿莉娅并没有迷失自我;她觉得自己跟这些名人有关,正是在名人成群的环境当中,她开始了自己的生活。她描写那些名人,写得那样轻松随意、那样自由自在。她描写瓦赫坦戈夫戏校如何排练《穿靴子的人》,描写1919年5月1日大街上的节日情景,她想出了个主意——给马耳朵系上玫瑰花儿,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惊喜,她描写战士们夜晚举着火把游行,描写救世主教堂上空罕见的绚丽焰火。

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曾设想发表阿莉娅写的散文。1923年她准备付印散文集《尘世特征》(1917年春至1919年秋),其中包括两部分,第一部分是她的散文随笔,第二部分题为“儿童笔记”——收入的都是阿莉娅的笔记。“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文集。这是她写给我的书信,描写苏维埃体制下的日常生活(街道、市场、幼儿园、排队、乡村等等),还写梦境、读书感想、人物印象——所有文字都准确地反映了一个六岁孩子充实的内心生活。真想把她手写的笔迹复制出来,她所有的笔记全都在我手边。”

可惜,这样的设想未能实现。

在一个条格本里,孩子的笔体写出了这样的词句:“跟普希金一样,亚历

山大·勃洛克是伟大的诗人……”接下来描述诗人的相貌：“拉长的脸没有表情。一双黑眼睛有些浮肿。嘴唇干燥，没有光泽。棕褐色的脸。五官都仿佛拉长了似的，眼睛、嘴唇和整个面部都是死气沉沉的呆板表情……”

再看有关别雷的描述：“他个子不高，秃顶，动作敏捷，一双疯狂的、像猫一样的眼睛……”

下面是描写维亚切斯拉夫·伊万诺夫的一段文字：“……一双目光游移神色朦胧的眼睛，鹰钩鼻子，长满皱纹的黄面孔。不知所措隐忍的笑容。讲话带有轻微的停顿，不开玩笑，无所不知，什么都懂，有学问——不是语法之类的学问，而是像学者那样有学问。沉稳，走路沉稳，目光沉稳，并非热情如火的人，而是单调乏味的人……”

美好的童年，当时还不知道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也还不懂得，什么是忌讳！……六十年代，“长大成人”的阿莉娅，曾经给本文作者朗读阿莉娅小时候写的日记，她说：

“多讨厌的女孩子呀！简直是放肆无礼，无拘无束，什么都不怕！看看她都写了些什么呀！……哎，放到现在，我可不敢这么写。”

阿莉娅说，现在她不敢这么写。其实，她敢写，而且写得很出色！小姑娘阿莉娅早年显露的天赋，并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泯灭，《往日生活片段》，还有这本书所收集的阿里阿德娜·谢尔盖耶夫娜写给鲍里斯·帕斯捷尔纳克的那些书信，都是她才华未泯的最好证明。当然，阿里阿德娜·谢尔盖耶夫娜能够写出许多风格鲜明、才华横溢的书籍，给我们带来快乐，她本来可以写出更多的著作，不过，在“残酷的未来”，她不得不承受和反抗这种难以想象的残酷，十六岁的时候，她差一点丧失了性命……不过，这是后话。此刻的阿莉娅依然是个小姑娘。

1921年，多亏爱伦堡的帮助，终于找到了谢尔盖·雅可甫列维奇。白卫军被红军击溃以后，作为白卫军的军官，他先是逃到了黑海对岸的盖利博卢

半岛,从那里辗转流亡到了捷克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,他是莫斯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。他以志愿军的身份离开大学,直接上了前线,而现在,他成了布拉格大学的大学生。1922 年春天,得到苏维埃政府的批准,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带着女儿离开了莫斯科,到国外去找丈夫。她先到柏林,然后去布拉格。谢尔盖·雅可甫列维奇当时住在所谓的“自由房”,其实就是大学生宿舍,那里每个大学生都有个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的小房间。在布拉格租房子住吧,可是没有钱,没办法,只好住在离城市不远的乡村。为了找到一处合适的住所,他们先后换过几个村庄和好几处房舍!这里不妨引用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一封书信的片段:“新洞穴的头一个夜晚。天花板弯曲,墙壁歪斜,地板和床铺凹凸不平。不过,出了房门,风景美妙……”

如今,房子靠近小河,在这边河岸上,它显得有些破旧,一棵高大的合欢树笼罩着低矮的石头房舍,没办法下河游泳……

假如没有这条河,就能到田野里去游玩。田里堆放着一捆捆收割了的庄稼,光线刺目……”

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招呼所有的人——谢尔盖·雅可甫列维奇、阿莉娅、她认识的熟人,走出乡村房舍,到野外、到山上、到森林里去游玩散步。“光荣属于步兵营牢不可破的兄弟情!”草稿本,外出远游——能使人暂时忘却乡下日常生活的平庸无聊、柴米油盐的拖累,暂时忘却日子的艰难。住的是租来的房屋,日日夜夜操劳,操心大人孩子吃什么、穿什么衣服、买什么样的鞋子、用什么取暖、怎么样挣钱,——她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受苦受累,可是竟然还那样开朗乐观。让人惊讶的是,虽然肩负着母亲、妻子、家庭主妇的沉重负担,她居然还有时间写作,竟创作了那么多作品,写得那样出类拔萃!为我们留下了多卷本的宝贵著作。

阿莉娅的童年日记为我们讲述了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非凡的筹划能力,罕见的自律性,她决不允许自己懒惰,不在草稿本上写点什么,这一天就不能

算完。她特别擅长安排时间,既安排自己的时间,也安排好她的小助手阿莉娅的时间。她们母女俩的日常作息时间是铁定不变、雷打不动的。阿莉娅跟妈妈一样,很早就起床,她知道,她该做什么事。母亲做早饭的时候,阿莉娅要收拾房间,拿“房东的扫帚”扫院子,打水,取牛奶。吃完早饭,她要刷锅洗碗。做午饭之前一段时间,母亲坐下来写作。“我也写自己的日记,哪怕只写几行也好……”母亲打开她的“捷克”草稿本,阿莉娅翻开属于她的日记本。午饭以后,可以出门散步或者游玩。谢尔盖·雅可甫列维奇一周大部分时间都在布拉格,在大学里学习。母亲和女儿总是迎接他回家,然后再送他出门。一家人赖以维持生计的收入少得可怜——除了谢尔盖·雅可甫列维奇的助学金,作为俄罗斯侨民,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还能从马萨里克政府领取一点儿救济金。稍后,偶尔举办诗歌朗诵晚会,但是自己得想办法推销门票,而收入的钱有限,因此这一家三口始终摆脱不了贫困,过着半饥半饱形同乞丐的苦日子。

后来回忆起这段岁月,阿里阿德娜·谢尔盖耶夫娜说道,父亲和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历过许多坎坷与苦难,因此,在他们心目中,此时的贫困也是“苦中有甜”!小小的阿莉娅当时非常心疼父母,一直盼着能拣到一个百万元的大钱包,可惜,这样的钱包始终没有碰到……诚然,过了不久,阿莉娅就学会了用毛线织帽子的手艺,挣一点儿钱多少也能贴补家用。

阿莉娅不仅能把她看到的情景写下来,显示出写作的才华,同时还会编童话故事,并且能画画儿,为那些故事配插图。她已经十一岁了,可是从来没有上学校去读书。附近没有俄罗斯人办的学校,再说,母亲认为,女孩子不一定非得上学念书不可,但是父亲坚持要送女儿去学校。1923年秋天,阿莉娅被父母送到摩拉瓦特热博瓦小城,到那里的俄罗斯人子弟住宿学校去读书。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写道:“未来一段日子我会很难过,我送阿莉娅去学校,不得不让她离开我。”接下来又写道:“学校同意阿莉娅入学,她很快就适应

了,很高兴,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,她的两只眼睛像明亮的星星。孩子们(多达五百个!)问,她是什么人?从什么地方来?她立刻回答:“我是星星,来自天空!”她很美,无拘无束,一点儿也不怯懦,天真直爽,她不会招惹任何人,因此同学们都喜欢她……”稍后还提到:“阿莉娅有一则笔记:‘这里每当有女生刚来上学,同学们都会问:好看不好看?是不是爱打扮?会不会跳舞?——真无聊!’这里使用的破折号和惊叹号让我喜欢,标点符号透露了学校生活的单调……”

不过,阿莉娅在这所寄宿学校只上了一个冬季。放暑假的时候,她回到父母身边,就再也没有返回摩拉瓦特热博瓦小城。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得出了最终的结论:这个学校的老师不能给她女儿传授任何知识。她要行动起来,亲自担负起教育女儿的责任。阿莉娅虽然没有中学毕业,也没有上过大学,但是她对历史、文学、语言拥有丰富的知识,不愧是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。母亲把自己丰厚的学识,都认真仔细地教给了她。日后阿莉娅还上过一所学校,那是在巴黎,在附设于卢浮宫的实用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。

1925年,儿子穆尔出生,家里成了四口人,小穆尔长到八个月时,他们举家搬到了巴黎。继续在乡村生活,让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感到难以容忍:“在这里过冬:死路一条,我连想都不敢想。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,无论如何也要搬家。不然的话,阿莉娅头脑越来越迟钝(总干粗活,像鹅一样笨),我常常发脾气,谢尔盖已经筋疲力尽,可怜的穆尔,我可不愿意让他待在这个烟熏火燎、既潮湿又寒冷的肮脏地方。”阿莉娅像个“灰姑娘”一样,在伏谢诺雷村,在伊洛维希峡谷,一直处在贫困寒碜的环境当中,所有这些情况都让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感到极度痛苦,她在给亲友的书信中不止一次写到这种凄惨和悲凉。“可怜的阿莉娅像蹬车轮子的松鼠,整天忙碌,除了学法语,就是拿笤帚扫地,干不完的家务活儿,自己收拾不利索,别人弄乱的东西,也靠她来整理。我非常渴望,将来她能够嫁给一个‘有钱人’,经历了不幸的童年,现在只有这

么一点儿指望了。”

不过,阿莉娅希望得到的是棵小枫树:“已经在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啦。”

“生活虽然很苦,可她心地善良,从来不怨恨我,因为是我把她生到了这个世界上。”她摆脱不了水桶,也离不开抹布,在这种情况下还奢谈什么展示聪明才智呢?阿莉娅惟一感到开心的事——就是去拣干树枝!因此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格外苦恼,常常抱怨命运,既然赏赐给她这么有才华的女儿,怎么又让她在童年吃苦受累呢?……有些侨民家庭富裕,他们的孩子却又笨又懒,生活无忧无虑,要什么有什么!但是,如果不让阿莉娅帮忙做家务,完全不让她干家务活儿,那么茨维塔耶娃自己就没有时间写作了!……

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认为,如果能住在城市里,无论阿莉娅,还是她本人,生活都会轻松一点儿。后来,她跟谢尔盖·雅可甫列维奇都满怀期待,指望搬到巴黎以后,他们夫妇俩能多挣点儿钱。谢尔盖·雅可甫列维奇学的是语文专业,留在布拉格,很难找到工作,看不到任何前景和希望。当然,迁居巴黎,以他所学的专业,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与精力,却无助于他安顿下来。他的收入是不稳定的,有时候拍摄电影,有时候带着摄像机在城市里到处乱转,他曾经想当演员,有时候写文章,甚至还办过杂志,可杂志没有带来什么收益,不久就停刊了。根本找不到长期而稳定的工作——失业的浪潮当时正席卷法国。

在法国,玛丽娜·伊万诺夫娜头两年事业进展还算顺利。巴黎有俄国侨民居住区,有很多俄罗斯侨民。她能够成功地举办诗歌朗诵晚会,虽然每次组织晚会,她本人和全家人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,晚会门票需要自己推销,给人写信,低三下四地求人买票,到了朗诵诗歌那一天,阿莉娅就坐在售票处,充当售票员,不管怎么说,这样的晚会毕竟能挣些钱,带来一些收入。巴黎有很多俄文报纸、杂志,起初报刊乐意刊登茨维塔耶娃的作品。可是,读者对她的诗歌的兴趣逐渐减弱,用她自己的话说:“侨民界把我变成了散文作家。”不